

第一章 一夜之間升了職

夜涼如水，宴幾堂院子裡的杏樹落了一地花瓣，窗前的竹子還帶著夜露，夜風打在身上泛起一絲涼意。

正房前人來人往，等送走了大夫，露竹把宴幾堂所有的丫鬟婆子叫到一起敲打一遍。

「四少夫人有孕是喜事，只是月分尚淺，誰也不許往外瞎嚼舌根，不然我撕了誰的嘴。」露竹看著不過二十歲，面目柔和，可臉上半分笑都沒有，「當然，妳們小心伺候，等小公子出生，定少不了妳們的功勞。」

這是給一棍子再賞個甜棗。

看臺階下站著的丫鬟們鵪鶉似的點頭，露竹滿意地露出一個笑，「行了，各忙各的去。」一群丫鬟很快散了個乾淨。

姜棠站在最後面，低著頭去正房門口當門神。

她也沒想到，一夜之間就穿到了一本書裡，還是本宅鬥文。

她沒穿成錦鯉命格大殺四方的女主，也沒穿成戲分賊費力蹦躑的女配，而是穿成一個空有美貌，致力在男女主之間添堵的炮灰丫鬟。

原身是女主陸錦瑤的陪嫁，以陸錦瑤母親陳氏的意思是，等陸錦瑤有孕，就可以把原主給顧見舟做妾。

陪嫁好拿捏，再說原主貌美，見之難忘。

陳氏覺得男人都一個樣，與其讓顧見舟自己提，還不如找一個知根知底的人，若是以後姜棠有了孩子，還能抱到身邊撫養。

不過陸錦瑤心裡自有成算，新婚之後兩人柔情密意，雖然仍住在永寧侯府，但是宴幾堂關上院門就是過自己的日子，讓顧見舟納妾反倒失了夫妻情分。

而顧見舟對陸錦瑤是一百個上心，除了公事，心裡只有陸錦瑤一人，直到小說最後，顧見舟都履行了一生一世一雙人的承諾。

原主充其量算個炮灰，趁女主有孕爬床卻被男主送去莊子上自生自滅，凍死在一個冬天。

姜棠可不想去莊子，當丫鬟的被捏著賣身契，不能輕易贖身，還任由主家打罵，被趕出去的沒一個有好下場。

小說裡，陸錦瑤不是善類，但是她善待下人，當然，是聽話的下人。

既然已經知道陸錦瑤會一路做到侯府主母，姜棠就不想奮鬥了，老老實實在宴幾堂當個丫鬟比什麼都強。

順便還能磕男女主的 cp，小說裡都那麼甜了，這可是古代，男子三妻四妾是尋常事，可顧見舟心裡眼裡只有陸錦瑤一個，這是什麼神仙愛情。

姜棠沒來這裡之前大學還沒畢業，平時做自媒體，做做甜品學學菜再探探店，假期的時候就全國各地旅遊，這種躺平的生活再適合她不過。

只要不給陸錦瑤添堵，她就能長命百歲。

至於藉著送甜湯的由頭爬床，姜棠是決計不會做的，以後遇見顧見舟她絕對繞路走。

永寧侯府的丫鬟每晚都是回下人房，只留兩個守夜，夜裡勾引更不可能，她就安安靜靜當門神就好了。

宴幾堂各處飄蕩著喜意，姜棠是三等丫鬟，所以輪不著她進屋伺候。

而除了看門灑掃婆子，宴幾堂共有兩個一等丫鬟、四個二等丫鬟、四個三等丫鬟，管事的是陸錦瑤的奶娘高嬾嬾。

平日在陸錦瑤身邊伺候的是露竹懷兮，姜棠是三等丫鬟，就做些打掃洗衣的活計。二等三等丫鬟還要守夜，兩人一組，四日輪一次。

今天不該姜棠守夜，一會兒等亥時到了陸錦瑤、顧見舟睡下她就能回去了。

今天是四月初六，離月中發月銀還有不到十天。

原主的銀子都拿來買胭脂水粉漂亮衣裳了，姜棠美滋滋地想，等月錢下來，她就先弄個小爐子，再慢慢攢些食材，日子總不會太差。

五錢月銀，雖然比不上一等二等丫鬟，但在這個一斤米十幾文的時代，五錢銀子可不算少。

賣身契輕易消不掉，做丫鬟雖然是下人，但把丫鬟當成職業，每日定時定點上班下班，又有高薪加打賞，朝陽宿舍，安安穩穩混到退休，肯定能攢下不少錢。

姜棠微低著頭神遊天外，過來給陸錦瑤送點心的露竹欲言又止地看了她一眼。

露竹也是陸錦瑤的陪嫁。

四個陪嫁丫鬟，懷兮伶俐能幹，白薇機靈機敏，唯獨姜棠是陳氏費心找來準備給顧見舟做妾的，這點她們四人心知肚明。

因此露竹覺得，若是真有一日姜棠被抬妾，那也是宴幾堂的半個主子，現在不能輕易得罪了去，只是姜棠的行事做派令人不齒，少夫人抬舉是抬舉，若是她自己上趕著勾引，那是背主求榮的事。

不過就算不喜歡姜棠，露竹還是得承認，眼前這個人美得過分，膚如凝脂，比杏花還要白，儘管平時也做粗活，可皮膚細膩，恍若牛乳一般；一雙翦瞳長著鉤子，鼻尖小巧，口若含丹，頭髮烏黑茂密，哪怕穿著下人的衣裳，哪怕她就只是簪了根銀釵，可在這夜裡，比天上的月輝還要奪目幾分。

本來姜棠就自命不凡，如今少夫人有孕她怕是要變本加厲了。

懷胎十月，宴幾堂沒有姨娘，難道真要把姜棠送上四爺的床嗎？

姜棠可不知露竹想了什麼，只是露竹放在她身上的目光太久，想忽視都難，她抬起頭，見露竹還盯著她，問道：「露竹姊姊？」

露竹回過神，道：「馬上就亥時了，今天不該妳守夜，早些回去，這兒有我呢。」

不管少夫人怎麼想，現在還是讓姜棠少出現在四爺眼皮子底下為妙，伺候的又不缺姜棠一個。

姜棠眼睛一亮，這還能早退！

「謝謝露竹姊姊！」她福了福禮，心想這可不要太自在，歡歡喜喜就退下了。

露竹看得一愣，心想今兒太陽是打西邊出來了嗎？

她搖了搖頭，掀開簾子一角，端著盤子彎腰進屋。

屋內，燭光晃動。

陸錦瑤捧著溫水慢慢喝著，她打扮得簡單，雪青色繡著玉蘭花的襖裙，髮髻上就簪了根玉簪，因為早春夜涼，所以外面披了件短坎肩，打扮明艷大方，眉間也因有孕

多了兩分柔色蜜意。

一旁顧見舟眼睛發亮，趕緊站起身把點心接過來，「快看看想吃什麼，有芙蓉糕、牛乳糕、桂花糕……我剛才問了大夫，說綠豆性涼，咱們就先不吃綠豆糕了。」

說著，他拿起一塊就要餵，陸錦瑤卻把茶杯放下，搖了搖頭，「我吃不下。」

她就是因為近來食慾不振才請大夫來診脈的，當年她十六歲嫁給顧見舟，進門兩年一直未有身孕，誰知道突然間就有了。

高興是高興，可頭胎終究是忐忑。

顧見舟當即站起來，「五香居現在應該開著，想吃什麼我去買。」

陸錦瑤拽住他的袖子，「晚膳也用過了，現在不餓，你陪我說說話。」

聞言，露竹低下頭，悄悄退了出去。

等人出去後，顧見舟握住陸錦瑤的手，「妳別擔心，明日我就去請大夫，隔三日診一次脈，以後想吃什麼就和我說，若是宴幾堂的月例不夠，我這兒有錢……」說著說著，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，「我這兒也沒什麼錢。」

除了必要花銷，家裡鋪子田產莊子都是陸錦瑤管著。

陸錦瑤沒忍住笑出聲，「我知道，定不會苦著自己，就是有一事要和你商量。」

顧見舟拉著她的手坐下，「妳我之間，想說什麼說就是了。」

陸錦瑤道：「年初母親生病，上個月才好利索，雖說大好，但大夫說還得靜養。現在府中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給了大嫂，我和二嫂三嫂從旁協助。如今我有孕，按理說應該好好養胎，但……」

顧見舟是聰明人，明白她的意思。

永寧侯府二爺、三爺都是庶子，若不出意外，日後侯府的爵位該由大爺繼承。

顧見舟是天盛二十一年的進士，在翰林院上職，為官不過兩年。

府裡的下人又是看菜下碟的，若不爭一爭，日子也不好過。

管家的事分給她的很少，但在府中總歸是有幾分威嚴，陸錦瑤不想把這事給丟下，如今孩子才一個月大，臨生產還有大半年，若現在就把手上的管家權交出去，等孩子生下來，還不知道會是什麼光景。

顧見舟自然是希望陸錦瑤好好養胎，把孩子順利地生下來，成了親的兄長都有孩子，只有他沒有，說不在乎是假的，但陸錦瑤開心更重要……

顧見舟拍了拍她的手，道：「聽妳的。」

她詫異道：「我想繼續管事，你也聽我的？」

「這些事我也不懂，但是知道妳辛苦，妳想這麼做肯定有自己的緣由，妳是為了咱們家，我自然聽妳的。」

陸錦瑤心中泛起一絲甜意，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，不會胡來的。」

夫妻二人對著燭光說了會兒話，而姜棠已經回到了下人房。

三等丫鬟四人一間，姜棠和宴幾堂的幾個住一塊，房間朝陽，總共擺了四張床。姜棠的床靠窗，床邊有一個比人還高的紅木櫃子，和旁邊床之間隔了一面木製屏風，還有張小桌子、一把椅子，這是她的全部家當。

今天守夜，陸英和佩蘭還沒回來，早退的只有她。

有屏風隔著，她就相當於有自己的空間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。
只要等到月中，她就能買個小爐子，然後自己煮東西吃。
懷揣著美夢，姜棠睡得無比香甜，連陸英、佩蘭何時回來的都不知道。

次日寅時，下人房的丫鬟小廝們就起床收拾，去各院伺候。
姜棠只管打掃院子，正值早春，她就負責掃地上的花瓣。
院前不能有水，各種小石子也要清理乾淨。
過了寅時，陸英佩蘭帶著燒好的熱水在門口候著，伺候完顧見舟陸錦瑤梳洗，露竹帶著人把飯菜端進去，等裡面的人吃完收拾好才輪得到她們。
相較於主子五花八門的飯食，丫鬟吃的就簡單多了，一碗白粥一個饅頭，還有燉的大鍋菜。如果主子飯菜吃不下也會分給下人，都是沒有動過的，有肉有蝦，像小包子、蒸餃之類的。
只不過姜棠是三等丫鬟，這種事根本輪不到她。
姜棠打掃完院子去耳房等著，可等了半天都沒人回來，她掀開簾子向外看，卻見陸英一臉焦急，同房的幾個丫鬟也不怎麼說話。
見狀，秉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，姜棠決定不問，然而陸英卻不想放過她。
陸英站在姜棠身後，道：「妳倒是開心了，不過，就算我們受罰也輪不到妳往上爬。」
姜棠回過頭，陸英眼眶微紅，扁著嘴，一副氣哭了的样子。
怎麼就哭了？在她印象裡，陸英是個很「硬氣」的人。
如果宴幾堂的丫鬟有派別之分，那陸英肯定是「保舟派」的，因為她原本就是宴幾堂的人，還是個二等丫鬟。
顧見舟不喜太多人伺候，陸錦瑤沒嫁進來前，宴幾堂只有六個丫鬟。
後來陸錦瑤進門，陸英就從二等丫鬟變成三等丫鬟。
說她是保舟派也不是說她喜歡顧見舟，而是一切以顧見舟的利益為先，在她心裡顧見舟才是她的主子。
姜棠見不得女孩子哭，拿出帕子遞過去，「別哭了別哭了，正房離得這麼近，若是被聽見，免不了受罰。」
陸英接過帕子，哭得更厲害了，「下人就不是人了嗎！」她聲音斷斷續續的說：「早上月雲、半夏進去伺候四少夫人、四爺用早膳，少夫人害喜沒胃口……四爺就說我們沒用，還說少夫人要是再吃不下就把我們全趕出去。」
姜棠微張著嘴，心想顧見舟完全就是霸總本霸，眼裡心裡只有陸錦瑤一個，這魄力、這感情！他有什麼錯，錯只錯在太愛陸錦瑤了。
神仙愛情又嗑到了。
等等！她好像也是「我們」中的一個。
想到這，姜棠立馬就笑不出來了，她往陸英身邊湊了湊，「總不至於全趕出去，有孕害喜之人十之五六，又不是咱們的過錯，四爺和少夫人一向寬厚，妳快別哭了。」
「誰讓咱們是丫鬟……是不至於全趕出去，少夫人離不開露竹懷兮，月雲和半夏有

人求情，被趕出去的還能是誰！」

該不會是她吧？姜棠仰頭望天，覺得這個可能性非常大。

陸英拿著帕子擦了擦眼淚，「主子不好，受罰的是我們，今兒是頭天，四爺能揭過，等下回妳我進去伺候時那就說不準了。」

姜棠覺得露竹不會輕易讓她進去伺候，可想想原主淒慘的下場，萬一被趕出去，她八成也得凍死。

她咳了一聲，同仇敵愾道：「那不行，怎麼也得讓四少夫人用些。」

陸英要是有辦法也不至於在這兒哭了，「小廚房做的都是那個味道，四爺讓人去大廚房拿飯，也不知道少夫人能不能用一點。」

人是鐵飯是鋼，一般人一頓不吃還餓得前胸貼後背呢，更何況陸錦瑤可是一人吃兩人用。

姜棠道：「要不我試試，以前我也會做幾道菜，如果少夫人能用自然好，不用再想別的辦法。」

陸英狐疑地看著她，「妳不會是想害少夫人吧！」

姜棠以前總往四爺跟前轉悠，也就這兩天消停點，現在四少夫人懷孕了，怕是有什麼壞念頭。

姜棠語重心長道：「我做菜，少夫人要是吃出什麼事，第一個被問責的就是我。」

陸英把姜棠上下打量了幾遍，最終想讓陸錦瑤吃東西的心思占了大頭，「妳可以試試，但我會盯著妳的。」

姜棠也只是試一試，她不是專業廚子，做飯也只是比一般人好吃一點。

宴幾堂的早飯光主食就五六樣，豬肉小蔥餡的包子、蝦仁蒸餃、蝦仁玉米餡的鍋貼、撒了芝麻蝦米的小饅頭……還有各種各樣的粥。

這些都是趙大娘的拿手菜，以前陸錦瑤也挺愛吃的，可現在什麼都吃不下，光聞味道就想吐。

趙大娘雖然不會被罰，但在小廚房幹活油水多，一直這麼下去，早晚有一天四爺要換新廚子。

姜棠不一樣，她是宴幾堂的人，等日後四少夫人胃口好了，姜棠還得當丫鬟。

趙大娘心裡跟明鏡似的，所以姜棠要做菜她二話不說就答應了。

其實就算姜棠什麼都不做，陸錦瑤這一胎也不會出事，就是折騰一點，等孩子生下來也會有錦鯉命格，但能讓她好受一點肯定比現在強。

聞著想吐估計是有腥味沒去乾淨，不過現在也趕不及做複雜吃食了，姜棠看廚房有米有麵有魚有肉，蔬菜也不少，於是洗乾淨手，找麵盆和了一碗麵，麵裡打了一個雞蛋清，又把菜刀和鍋給刷乾淨。

油也不用豬油了，而是用菜籽油，同麵和在一起弄了個小油酥。

豬肉剁乾淨後加了不少的蔥段薑片，又點了白醋黃酒，因陸錦瑤有孕，黃酒姜棠也不敢多放。

蝦肉挑了蝦線，剁乾淨後剁碎，也是用同樣的法子去腥。

揉好的麵裡放一點油酥，然後舀一勺豬肉餡一勺蝦肉，包好之後擀薄，鍋底刷薄薄

一層油，再把兩個巴掌大的麵餅放進去，就能聽見油花滋拉滋拉的響聲。眼看餅皮一點點變金黃，中間慢慢鼓起來，姜棠也沒閒著，找了個乾淨碗打了個雞蛋。

小廚房東西倒是不少，姜棠還見到了胡椒，她弄了一點磨成粉，再加上蔥花調了碗雞蛋液，等餅皮鼓得老高在上面戳了個洞，眼疾手快地把雞蛋液倒進去。

趙大娘還從未見過這種做法，脖子伸得老長，眼睛連眨都不眨。

灌好雞蛋液立馬翻面，剎那間，肉的香味和餅香混在一起，讓人忍不住想吞口水。餅還要再烙一會兒，姜棠轉過身對陸英道：「粥就要白粥，記著一道菜一道菜的上，千萬別串了味道，還有露竹姊姊那兒……」

飯做好了，能不能端上去還是個事。

陸英道：「這妳就別管了。」

等餅烙好，姜棠拿洗乾淨的菜刀一切兩半，裡面橙色的蝦肉深色的豬肉和金色的蛋餅疊在一起，光看著的確讓人食慾大增。

只是陸英沒吃過什麼好東西，看什麼都好吃，四少夫人向來吃的精細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下去。

時間緊迫，陸英端著托盤去正廳，正趕上月雲端著大廚房送來的飯菜出來。

大廚房食材多，廚子也是淮揚一帶的名廚，但取來的飯菜都冷了，陸錦瑤不過嘗了兩口就讓人端下去了。

陸英道：「這是姜棠做的，看著不錯，興許少夫人願意吃。」

月雲面露遲疑，姜棠做的，能吃嗎？

她問道：「陸英，四爺正在氣頭上，若是送過去難免受牽連。」

「她做的我送的，被罰誰也逃不掉。」陸英偏過頭道：「我是看不慣她，但也不會無故害她。」

月雲一聽，側過身，「那妳進去吧。」

姜棠在小廚房等著，肚子咕咕直叫，還有點麵，想著不能浪費，她便又烙了塊餅。等餅烙熟後陸英還沒回來，姜棠擔心她是不是被罰了。

倒是趙大娘心寬，「沒回來是好事，興許已經吃完了，阿彌陀佛佛祖保佑。」

姜棠覺得好笑，又有點心酸，在古代，主子和下人天生就是不一樣的，做下人的要擔心主子發火，要擔心被打被罵，而且奴籍的後代還是奴籍。

姜棠今年十五，已經及笄了，按照古代這種制度，還是不要嫁人的好。

又等了半刻鐘，陸英端著空盤子回來了。

她嘴角還有點油光，「少夫人吃了，但沒全吃完，剩下一塊多四爺吃的。」

陸英先試的菜，看著好吃，但總得嘗嘗能不能入口。

原本顧見舟是不想把這個給陸錦瑤用，但陸錦瑤聞著不噁心，顧見舟便讓她用了。

於是陸錦瑤吃完餅又喝了小碗白粥，顧見舟看著高興，當下就賞了二兩銀子。

陸英把荷包給姜棠，「四爺賞的，還說以後妳就在小廚房幫忙。姜棠，我怎麼不知道妳還會做飯？」

姜棠目光直直地盯著荷包，這是她來這兒之後第一次見到錢。

她把會做菜的事淡淡揭過，「都是些家鄉小吃。」

陸英頓時說不出話了，姜棠和她們不一樣，她是家生子，爹娘都是永寧侯府的奴才。而姜棠是陸家買來的，是陸夫人看著她好看才……才當上陪嫁丫鬟，為的是給四爺做妾。

正經人誰願意做妾？姜棠也是可憐。

陸英不自在地嗯了一聲，「四爺讓妳在小廚房也是因為少夫人，妳可別胡思亂想，老實待著！」

陸英不哭的時候還真挺凶的。

姜棠道：「我一定會好好做的，待在小廚房不出去。」

她沒想到一夜之間就升了職，在她看來小廚房可比打掃院子好得多，一來小廚房油水多，做飯剩下的邊角料也是好東西；二來廚房採買，肯定可以出門；三來在廚房幫忙，只要陸錦瑤吃得開心就能得到賞賜。

三等丫鬟月錢才五錢銀子，但一次得到的賞賜就有二兩銀子，她可以早點去買爐子和鍋，就是……

姜棠看了趙大娘一眼，趙大娘是小廚房的廚娘，她若是來了，那趙大娘怎麼辦？

趙大娘笑道：「那以後還得讓姜棠姑娘多幫忙，我也得多學著點。」

她雖然不太願意多個人進小廚房，但是多一個人總比來個人把她頂下去強。

怎麼說姜棠都是宴幾堂的人，等孩子生下來，姜棠估計還是該幹啥幹啥去。

姜棠道：「那以後就多麻煩大娘了，還有就是……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，陸英，賞銀分妳……」

陸英白了姜棠一眼，「自己留著吧。」

宴幾堂的丫鬟多多少少都能拿到賞銀，也就是姜棠，總是把銀子花在胭脂水粉和衣服首飾上。

既然陸英不要，姜棠也就不客氣了，「鍋裡還有餅，妳要不要吃點？」

早飯陸錦瑤沒吃多少，剩下的東西估計被丫鬟們分個七七八八，今天剩得多，三等丫鬟也能分到。

陸英覺得餅更好吃，她誠實道：「要！不過我說的話妳也得放心上，照顧好少夫人，聽到了沒？」

姜棠表示知道了。

她把銀子拿出來看了又看，總算不是身無分文了。

第二章 再得賞賜

陸錦瑤用了早飯，顧見舟放心地去上值職了。

唯一讓陸錦瑤詫異的是，這是姜棠做的。姜棠的心思她知道，但絕不可能成全。

至於顧見舟一高興賞了她，陸錦瑤還不至於這麼小氣。

陸錦瑤對高嬪嬪道：「姜棠那邊還勞嬪嬪盯著點。」

高嬪嬪是陸錦瑤的奶娘，看著陸錦瑤長大的，一直把陸錦瑤當作親生女兒，陸錦瑤有孕她比誰都高興。

高嬾嬾一張菊花臉立馬捋平，「少夫人放心就是。」

高嬾嬾奉命盯著姜棠，但她待在小廚房就沒出來過，唯一一次出門還是第二天跟著懷兮出去採買。

宴幾堂負責採買的是懷兮，除此之外，懷兮還管著陸錦瑤的嫁妝鋪子。

一般丫鬟輕易出不了門，姜棠藉口做菜的東西不全才能出來一次。

懷兮和露竹同歲，丹鳳眼柳葉眉，人顯得嬌小，她給姜棠了一頂斗笠，「戴上。」禦朝女子沒有那麼多古板限制，連未出閣的女子都能出門，她只是覺得姜棠相貌太過惹眼罷了，一邊道：「一會兒買完東西我還有別的事，兩刻鐘後在永安布莊門口會合。」

懷兮出門不單為採買這一件事，和別的院子不同，在宴幾堂，只要做好自己的事，其餘時間是可以幹些零碎活的，陸英她們就在閒置時間繡帕子荷包，然後由懷兮帶出府賣掉，一個月也能有二錢銀子。

除了姜棠，幾乎人人都做這些活，可現在就算讓姜棠繡她也繡不出來，她一門心思都在懷兮說的兩刻鐘上，兩刻鐘就是半小時，她得把自己東西置辦齊了。

採買還沒花上半個時辰，姜棠要了幾味香料，還在雜貨鋪買了點乾貨。

懷兮則是看什麼新鮮買什麼，像是莊子沒有的羊肉還有五香居的點心和酸梅乾，買完東西後兩人就分道揚鑣了。

兩刻鐘後，懷兮在永安布莊等著，姜棠沒有遲到，但是背著大包小包。

懷兮常幫姜棠帶東西，多是胭脂水粉，有時還會帶時興布料，但這次出來，姜棠並沒有穿那些衣裳，而是穿宴幾堂丫鬟穿的衣裳。

三等丫鬟穿的是湖水藍的襖裙，腰上一條深藍色的繫帶，沒有任何花紋繡樣，樣式再簡單不過了。

別人穿著都是土裡土氣，但在她身上就是清水出芙蓉，還能壓壓她豔麗的相貌。

懷兮以為她這大包小包又是胭脂水粉，想勸勸她多攢點錢別亂花，思來想去又忍住了，以前又不是沒勸過。

懷兮收回目光，說道：「沒別的事就回去了。」

姜棠忙不迭地點頭。

懷兮兩手空空，東西都由侯府的小廝帶回去，她得自己背。

姜棠今天買了個小爐子，兩個巴掌大，冬天可以暖和一點；一個馬鐵壺，不僅能燒水可以在裡面煮東西，還有一個小砂鍋，既能煲湯又能蒸飯。

這邊的鍋都是大炒鍋，姜棠又花了一兩銀子訂了一口平底煎鍋，約好三日後來拿。剩下的是碗筷木桶炭塊、鍋鏟勺子，還有買的米麵調料，就是買得都不多，肉更是沒敢多買，就要了半斤五花肉。

在這兒不能單獨買雞腿雞肉，一隻雞姜棠要不了，雖然眼饞得很，但也只能看看了。雞蛋要了五顆，懷兮雖然兩日就出來採買一次，不過姜棠覺得不可能每回都帶著她，但四日應該能出來一次的。

如今手上銀子就剩五錢，不過再等幾天就發月銀了！

哪個打工人不盼著發工資？姜棠都想好發錢之後要買什麼了。

回到永寧侯府，姜棠先把買的東西放回去，然後立馬回到宴幾堂，去小廚房準備中

午飯。

趙大娘問姜棠中午做什麼。

平日陸錦瑤的分例是六菜一湯，四葷兩素，懷孕之後分例應該往上提一點。

昨兒中午姜棠只做了酸湯麵，陸錦瑤是吃了，但每天光吃酸湯麵肯定不行，況且六菜一湯的分例擺在那兒呢。

有時顧見舟中午也會回來，總不能讓顧見舟也跟著吃酸湯麵吧。

趙大娘愁道：「每天菜色都不同，今天中午吃什麼……這可不能馬虎，昨兒才吃的酸湯麵，今天可不能再端碗酸湯麵上去了。」

姜棠明白趙大娘是什麼意思了，一碗麵太寒酸了。

陸錦瑤什麼都不吃的時候顧見舟會想辦法讓她吃，中午吃了顧見舟又會擔心吃的不好。

今天早飯是豬肉蝦肉蛋餅，若中午還吃酸湯麵，顧見舟估計又要把她趕出去了。

姜棠去看廚房都有什麼，正院送來的魚和蝦，莊子送的排骨豬肉、兩隻雞、一隻鴨，四月分還沒水果呢，但是廚房有一籃蘋果一簍橘子。

雖然露竹三令五申不能把陸錦瑤懷孕的消息往外說，但是一知道陸錦瑤有孕，顧見舟就告訴正院了。

永寧侯夫人鄭氏高興壞了。

顧見舟成親兩載才有孩子，不論是男是女都是喜事，所以各種好東西不要錢地往宴幾堂送，名貴藥材，燕窩魚翅，全堆到了宴幾堂的庫房。

正因為看重，所以在吃食上面千萬不能馬虎。

而這六菜一湯，姜棠也很快就琢磨出要弄什麼菜什麼湯了。

中午，顧見舟從翰林院趕回來，還沒到夏日，可駕馬回來跑了一頭汗。

陸錦瑤看著心疼，拿起帕子給他擦了擦汗，「快喝點茶，明兒中午就在翰林院吃點，吃完睡一覺。」

顧見舟把帕子拿了過來，「我自己來，不怎麼熱，回來我高興。」

從翰林院回永寧侯府要兩刻鐘，來回半個時辰，陸錦瑤想著要是在翰林院吃，還能在那兒睡會兒。

顧見舟就是想回來，「我樂意回來，好了，妳餓不餓，白日都做了什麼？」

陸錦瑤無奈地歎了口氣，「你不說還不覺得，一說就覺得餓了……上午看了半天帳本，下午想出去看看鋪子。」

顧見舟立刻讓丫鬟傳飯，「鋪子倒是不急，等我休沐陪妳去。」

陸錦瑤點了點頭，「先轉轉，一時半會兒也轉不完。」

宴幾堂用飯的正廳看著分外雅致，八仙桌，紫檀木的椅子，旁邊多寶榻櫃子擺著各種瓶子，最邊上的格子還放了兩枝粉白的杏花。

陸錦瑤坐在顧見舟旁邊，無意識地摸摸小腹，她覺得餓，又怕一會兒菜端上來聞著噁心，一頓飯都吃不下去，而她吃不下，顧見舟也就不吃，那麼這頓飯就攪和沒了……很快地，菜端上來了。

先上來的是兩道涼菜，一道擺得好看的番茄，總共五個；一道聞著就讓人食慾大開，酸味辣味撲面而來，細白的肉絲被醬汁染成褐色。

陸錦瑤第一筷子伸向了肉絲，送進嘴裡一嚼，竟然是雞肉！這雞肉入口筋道不軟爛，舌尖裹著麻辣味，酸好像不單單是醋的酸，好像還有點果香，菜裡還有黃瓜絲，不像燉雞那麼膩，特別地勾人饞蟲而且開胃爽口。

陸錦瑤道：「夫君，這味道不錯，你尝尝。」

顧見舟依言夾了一口，中肯道：「是不錯。」說著，他給陸錦瑤夾了一塊番茄，「尝尝這個。」

單看和普通的番茄沒什麼區別，但吃到嘴裡就覺出不同來，陸錦瑤瞪大眼睛道：「裡面是蘋果丁和核桃仁！」

味道是甜的，核桃仁特別香，像是十月分下來的青核桃一樣。

甜也不是死甜，蘋果清甜，核桃仁香甜，番茄有些酸，正好中和了甜味。

不過顧見舟更喜歡吃麻辣雞絲，爽口又過癮，辣在舌尖卻上頭。

看陸錦瑤吃了兩道菜，顧見舟趕緊看第三道。

不知道什麼炒的河蝦，蝦都是半個手指大，顏色金黃，配菜是青菜和蘿蔔條。

看著顏色重，可這道菜不是辣的，相反有點甜，甜不是膩人的甜，大概是先炸過，河蝦特別酥，幾乎一口一個。

陸錦瑤覺得這個也好吃，沒想到姜棠還會做這些。

剩下三道菜一道糖醋排骨、一道酸菜魚還有一盤清炒黃瓜。

糖醋排骨軟爛脫骨，酸菜魚酸辣下飯，黃瓜清爽解膩，至於湯是蘿蔔羊肉湯，但膾味不重，也不知道是怎麼做的。

這是陸錦瑤有孕以來吃的最多的一回，而顧見舟原本是為了陪陸錦瑤吃頓飯，結果這頓飯吃得越來越痛快，比平時還多用半碗飯。

吃過飯後陸錦瑤把露竹叫過來，「全是姜棠做的？」

露竹道：「趙大娘給打的下手。」

陸錦瑤道：「把我妝匣最下面的海棠花銀簪給她。」姜棠長得好，適合海棠。

露竹取了海棠花簪子就悄悄退下。

等下人把桌子收拾好，陸錦瑤輕聲道：「我瞧著她變了不少，我如今能吃下飯都是她的功勞。」

顧見舟一頭霧水，「那就賞，妳的丫鬟，妳怎麼高興怎麼來。」

對顧見舟來說，姜棠是陸錦瑤的陪嫁丫鬟，至於相貌讓人過目不忘……顧見舟覺得最好看的是他的妻子。

他這一生只會有一個妻子，再無其他，雖說幾個成了親的兄長也有妾室，但他不喜歡那樣，他的妻子是他鍾愛之人，這就足夠了。

陸錦瑤從不吝嗇賞賜，做主子的，越是有前途，下人才越是死心塌地。

她這麼說也是試探，姜棠的樣貌她一個女子都見之難忘更何況男人？

顧見舟平日是呆了點，在這方面倒是讓人放心，而且只要姜棠安守本分，陸錦瑤肯定不會虧待她。

兩人正歇息著，陸錦瑤似想起什麼，說：「對了，過幾天五弟回來，母親的意思是大辦一場，也有給五弟相看的意思。」

這事顧見舟也知道，只是後宅的事他一向不懂，但陸錦瑤和他說了，他就得跟著說幾句，「那……可有中意的人家？」

陸錦瑤心裡倒是有幾家姑娘，顧見山是顧見舟的嫡親弟弟，又在京北軍營，前途無量。

幾個嫂子也卯足勁地給他相看人家，陸錦瑤選的自然是好之又好的小姑娘，從模樣到性情再到家世無一不出挑。

陸錦瑤道：「我看中燕國公的嫡女，你的弟弟，我自然放在心上。」

顧見舟撓了撓頭，他也不懂這些，只道：「妳看的人，我也放心。」

露竹匆匆去小廚房給姜棠送賞賜，姜棠沒想到做一頓中午飯，又能拿賞錢。

銀簪的簪頭是朵海棠花，花蕊是金色的，旁邊還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除了好看，簪子也特別有分量，得有一兩多銀子。

姜棠歡歡喜喜地收下了，「謝過少夫人，少夫人有孕要養著，我就不過去謝恩打擾了。」

露竹滿意姜棠的明事理，就算她能做菜，能讓少夫人吃下飯，但還是不能去四爺眼皮子底下晃悠。

露竹道：「妳只需照顧好少夫人的飲食起居，以後守夜不用妳了。」

姜棠沒想到還有這種好事，不過細想也對，守夜的丫鬟次日上午不必過來，她還要給陸錦瑤做早飯午飯，要是去守夜豈不是得耽誤兩頓？

她做菜的時候趙大娘就在一旁看著，做廚娘的總能學到一點，要是哪天趙大娘把菜全學會了，她這份工作也做到頭了。

在廚房工作不用值夜班，還有高額外快，她剛剛找了份工作，可不想這麼快就面臨失業危機，得好好在老闆面前好好表現。

姜棠道：「露竹姊姊放心，我肯定本本分分，除了照顧少夫人飲食起居，其他事一概不想。」

露竹又趁機敲打兩句，「若是照顧不好少夫人，有妳好果子吃。入口的東西最是要緊，千萬要小心知道嗎。」

「知道，少夫人就是我的命，我不懂的問趙大娘，再不行就問妳。」

聞言，露竹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下午是難得的輕省時候，活在上半日都做完了，晚飯還得等兩個時辰才做。

陸英她們就窩在耳房繡帕子、做荷包，姜棠跟露竹說了聲，回了一趟下人房。

在永寧侯府，丫鬟都是吃大鍋飯，廚房剩什麼做什麼。

中午吃的米飯排骨湯燉馬鈴薯，姜棠就吃了半碗，現在肚子又餓了。

她想把砂鍋和爐子帶過來，這樣就能煮飯，且如今她在廚房幹活，吃不完的肉和菜也能分一點。

姜棠到了下人房，收拾好砂鍋爐子炭塊，又帶了一小捧米、雞蛋兩顆、五花肉一塊，準備一起搬到宴幾堂。

下午，太陽正曬，從下人房到宴幾堂要走半刻鐘。

姜棠低著頭走，省著被太陽曬到，走著走著，面前突然出現一隻手。

她聽見手的主人說：「姜棠姑娘，我送妳到後院吧。」

姜棠抬起頭看見一個穿著長襟的男子，頭髮用布巾包著，模樣清秀，耳朵在陽光下紅的像瑪瑙。

這人她上午出府碰見了一次，是侯府的帳房先生，好像是姓許。

下人房在前院和後院中間，畢竟還有小廝要住，在這兒碰見別人也不奇怪。

幫忙倒是不用，她自己就能帶過去。於是姜棠道：「不用了，我自己來就行，謝謝你呀，許先生。」

別人要幫忙，雖然沒幫到，那也得說聲謝謝。

不想帳房先生面色漲紅，「姜棠姑娘……我……我姓韓。」韓餘清撓了撓頭，看一眼姜棠立馬把腦袋低下，「看著沉，還是我來吧。」說著他把爐子和砂鍋接了過來。

陽光把韓餘清的耳朵照得赤紅，姜棠只剩懷裡的一點東西。

姜棠不是傻子，她明白這個韓先生是什麼意思，他應該是喜歡原主的人。

只是她沒辦法說出口，自己已經不是他喜歡的那個人了。

「韓先生……」

韓餘清殷切道：「姜棠姑娘想說什麼。」

平心而論，韓先生清秀好看，個子也足夠，她現在是奴籍，也沒想過給誰做妾，如果要嫁人，她就嫁一個心裡只有她一個的。

世家公子誰會娶一個奴籍出身的人？

姜棠問：「我記不太清了……以前你也幫過我嗎？」

韓餘清眼睛亮亮的，看了姜棠一眼立馬搖了搖頭，「以前聽別人提過……今日上午見妳出府，想幫忙卻不敢上前。」他是鼓足勇氣才敢和她說話的。

男人的話不能全信，姜棠不認識別人，就算不深入發展，多結識一個人也是好的。

「那多謝你。」

韓餘清說不必客氣，可他不敢抬頭，也不敢偏頭看姜棠，連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兩人一路走，就在長廊拐彎處，迎面過來一行人，要不是姜棠眼疾手快拉了一把，韓餘清都要撞上去了。

就這麼一瞬間，姜棠瞥見對方墨色袍子的一角，鞋子也乾乾淨淨，怕不是哪個院子的主子，這麼一想，她立刻跪在地上，「奴婢無狀，衝撞了貴人。」

韓餘清臉上的熱氣散盡，也跟著跪在地上，「見過五爺，只是今日實屬我一人之過，與姜姑娘無關。」

顧見山想笑，分明是他差點被撞到，結果他還成了棒打鴛鴦的惡人，「哪個院子的？」

這時姜棠心裡一緊，永寧侯府的五爺叫顧見山，是顧夫人的幼子，少時隨父參軍，一直在京北軍營，鮮少回來。

書裡對他著墨不多，姜棠對他的瞭解還沒有消息靈敏的白薇多。

現在問她在哪個院子……難道他還要把這事告訴顧見舟？怎麼還愛打小報告。

韓餘清抬起頭，「小人是帳房……」

顧見山道：「沒問你。」

姜棠認命道：「奴婢是宴幾堂的丫鬟。」

顧見山的腳動了一下，說道：「退下吧。」

姜棠和韓餘清老實退到一邊，低著頭，等顧見山腳步聲沒了才敢抬起頭。

姜棠鬆了口氣。

韓餘清眼含歉意，「都怪我，真是對不住姜姑娘。」

姜棠搖搖頭，「兩人走路相撞，不能怪你一個人，再說，又沒撞上。」

她往身後看了眼，剛才都不敢抬頭，也不知道顧見山長什麼樣，然而當丫鬟的，抬頭看眼主子才是大不敬。

姜棠在心裡歎了口氣，「走吧。」

韓餘清眉頭還未舒展開，「若是四少夫人要罰妳，妳只管說是我撞的，若不是我要送妳，也不會……」

姜棠搖頭說不會，「四少夫人最是仁善。」而且她現在管著宴幾堂的小廚房，只要不是什麼大事，陸錦瑤定不會罰她。

第三章 廚藝受好評

韓餘清把姜棠送到內院的圓拱門前，「我就在帳房，要是需要幫忙就去那裡找我。」

姜棠又道了聲謝，韓餘清臉又紅了，小聲道：「那我走了。」

韓餘清恨不得一步三回頭，姜棠看著他離開才回宴幾堂。

到了耳房，陸英把手裡的繡綳一放，挑眉道：「哟，在院門和誰說話說那麼長時間。」

話音一落，耳房靜的落針可聞，幾個丫鬟齊齊抬頭看著姜棠，眼睛都亮晶晶的，滿臉透著八卦的氣息。

姜棠有些不自在，抵了下唇，這種感覺就像在學校，路上和男生說了句話回去被舍友拷問。

白薇咳了一聲，解釋道：「陸英想去找妳，看見妳在院門那兒……」

姜棠大大方方道：「是帳房的韓先生，在外院門口看見了，幫我搬了一趟東西。」

這回屋裡更靜了。

白薇一向消息靈通，「韓餘清……他做了兩年帳房先生了，很得夫人器重。我同他說過幾次話，為人溫和謙遜，今年十七歲，父親是韓管家。」

陸英臉色古怪，不止是陸英，其他人的臉色也古怪，唯獨靜墨和往常一樣，只是靜墨一向不愛說話，根本看出在想什麼。

姜棠把東西放下，正好她也想找機會說清楚。

原主總往顧見舟身邊湊，陳氏又一直想把她給顧見舟做妾，現在陸錦瑤有孕，宴幾堂的丫鬟總防著她，雖然不太明顯，但姜棠能感覺出來。

不出意外姜棠還要在這裡生活幾年，「是韓餘清，其他的我不是很瞭解，就是想著過了今年生辰就十六了，少夫人說過不會留著咱們成老姑娘，若是出嫁還會備一份嫁妝。」

想著爬床的丫鬟是少數，大部分丫鬟都是這麼想的。

到了年歲就嫁給府裡的管事、小廝，給主子打理外面的鋪子、莊子，得主子青眼的還會消去奴籍。

陸英也是這麼想的，以前還覺得姜棠想給四爺做妾是癡心妄想，可抬頭看姜棠的臉又覺得不是不可能，單這份相貌就已經是得天獨厚，她做飯還那麼好吃，韓餘清……不太行。

陸英把繡綳又拿起來，「十六怎麼了？那個韓餘清為什麼送妳，無非是看妳長得好看……怎麼這麼好騙。」

姜棠覺得，韓餘清在顧見山面前能把錯往自己身上攬，還是有些男子擔當的。

白薇道：「這倒是不急，今日才見了一次，別的我再去打聽打聽。聽說喜歡韓餘清的姑娘不少，可別是個吃著碗裡望著鍋裡的。」

白薇覺得姜棠能想清楚也好，韓餘清做帳房先生，以後沒準兒會做侯府的管家。

佩蘭插了一嘴，「妳拿的啥呀？」

姜棠道：「爐子和砂鍋，晚上咱們又吃粥吧，我怕吃不飽。」

一點米、一顆蛋還有點豬肉，五花肉肥肉能煨出油來，剩下的肉切成丁做煲仔飯。

佩蘭嚥嚥口水，本來三等丫鬟就吃不到什麼好東西，現在姜棠去了小廚房，少夫人和四爺剩的菜就更少了。

中午糖醋排骨就剩兩塊，酸菜魚只餘一點湯，番茄一個沒有，小河蝦也沒了……當時佩蘭看著可是饞得很。

「姜棠，妳能不能多做點，我這有銀子……」佩蘭今天早上吃了小塊肉蝦蛋餅，還是陸英分的，那味道她現在還記得。

宴幾堂的丫鬟，除了陸錦瑤的陪嫁，剩下都是永寧侯府的家生子，就像月雲半夏她們，爹娘兄弟都是侯府的奴才，有在馬房的、在門房的，還有管大院採買的，平日裡也不缺銀子。

聞言，姜棠下意識看白薇。

白薇道：「既然姜棠是憑自己本事進的小廚房，咱們就不能眼紅。如果姜棠願意受累多做一點，咱們也不能白吃，妳們說對不對？」

姜棠進小廚房對她們來說是好事，小廚房每天剩的東西不少，原本都是由趙大娘帶回去，她兒子女兒在正院做事，所以趙大娘一家比別人圓潤好多。

而姜棠是陳氏買來的，一家人早就斷絕關係了，想貼補也沒辦法，那些東西若是放壞了反而是糟踐了，還不如做好了賣出去。

再說了，宴幾堂現在最窮的丫鬟就是姜棠。

佩蘭一點問題都沒有。

陸英道：「我可不差那點錢。」

月雲半夏也對視一眼，「那晚上多做一點吧，要是做得多，我們還能賣到別的院子去。」這事就這樣說定了。

姜棠覺得一個人吃也是吃，一群人吃也是吃，況且小廚房油水多，還能私下賺外快，真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職業了。

而這事就算陸錦瑤知道了她也不會多說什麼，只要姜棠照顧好陸錦瑤的「吃」，其他事都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過了一會兒，姜棠要去準備晚飯，卻被告知陸錦瑤顧見舟今晚去正院，不用準備了。聽見這話，姜棠心想應該是家宴。

她不由得想起下午在迴廊碰見的人，書裡對顧見山雖然著墨不多，但是這位爺真真切切是鄭氏的心頭肉。

他回來了，自然要先去正院的。

姜棠問趙大娘，「要不咱們在這兒準備著，若是少夫人在正院用不下，回來也不會餓著。」

趙大娘也是這個意思，要是陸錦瑤回來不吃，那就便宜她們了。

姜棠從水缸裡撈出條魚，準備做魚肉蝦仁餛飩的小餛飩。

魚肉不是用刀剁的，而是細心把魚刺剔出來，再用木棍慢慢拍打上勁，做出的魚肉餛飩不鬆散，還有彈性。

河魚腥味沒那麼重，要保留魚鮮還要去掉腥味，餛飩是用干貝粉和蔥花拌的，一個餛飩一個蝦仁兒，餛飩皮薄，煮出來顏色透亮。

餛飩的形狀也好看，像銀元寶一樣，煮餛飩的湯也有講究，用的是下午現熬的酸菜魚湯，若是陸錦瑤沒去正院吃飯，姜棠也能燒湯現煮。

陸錦瑤下午才知道顧見山回來，等顧見舟下值，立馬去了正院。

從宴幾堂到正院要一刻鐘，再加上陸錦瑤有孕走得慢，太陽落山了才到。

在牆外都能聽見裡面的說話聲，可進了正廳卻沒見到這位五爺，陸錦瑤記得上次見面還是她成親。

那會兒顧見山才十五，少年意氣，像一把沒有出鞘的利刃，這都兩年了，也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了。

陸錦瑤去給鄭氏行了禮，鄭氏臉色蒼白，都四月了還穿著夾棉的襖，人比去年冬天瘦了一圈。

陸錦瑤有孕之後就不再來正院請安，這也才幾日沒見。

大房大少夫人韓氏端了碗褐色的藥湯進來，「娘，先把藥喝了。」

鄭氏皺著眉喝完藥，陸錦瑤遞了條帕子給鄭氏擦嘴，「這病怎麼一直反覆，可請大夫看過？」

韓氏溫聲道：「犯暈吃不下飯，人就不精神。這回五弟回來，人逢喜事，娘這病興許就大好了。」

鄭氏按了按眉心，「快別提他了……妳現在可還害喜？」

幾個兒媳裡，鄭氏最喜歡的就是陸錦瑤，模樣是長輩喜歡的端莊大氣，性子柔中帶剛，而鄭氏最不喜歡的就是那種妖妖豔豔的女子。

陸錦瑤道：「我那兒有個丫鬟，做得一手好菜，吃她做的飯別說害喜了，比平日吃的還多呢。娘，您也尝尝她做的菜……」

鄭氏卻道：「我這是老毛病，她照顧好妳我就放心了。」

和幾個妯娌說了會子話，又過了一刻鐘，陸錦瑤才見顧見舟帶著一個身穿墨色袍子的少年進來。

少年眉如利劍眼如寒星，漸漸和她印象中喜宴上的那個人重合。

比兩年前更高了，也更瘦了，這回回來該訂親了吧。

鄭氏扶著韓氏的手站起來，「人都到了就開飯吧。」

二爺顧見水在外任職，只有妻子許氏在，大家你招呼著我，我叫著她，慌慌忙忙你來我往，好一會兒才全都入席。

入席之後正院的大丫鬟南香進來傳菜。

陸錦瑤原本肚子餓得直打鼓，可等飯菜端上來，胃裡直泛酸，噁心的感覺就如滔滔江水，她一邊懷念姜棠做的酸菜魚小河蝦，一邊快步離席，扶著院子裡的銀杏樹吐得天昏地暗。

一旁坐著的三少夫人雲氏嚇了一跳，「弟妹怎麼害喜害成這樣？」

韓氏剛想起身去瞧瞧，顧見舟就站起來了，「以前也這樣，這兩日才有所好轉，大家先用，我過去看看。」

陸錦瑤緩了一會兒才好，正院菜式多，各種味道混在一起聞著實在噁心，她只好讓顧見舟先回去，只道：「我在外面待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顧見舟卻道：「我先送妳回去。」

陸錦瑤臉色並不好，「胡話，五弟才回來，這是家宴，你怎能缺席？」

若是平日提前離席也就罷了，今天顧見舟回來，當哥哥的提前離席像什麼樣子。

陸錦瑤想了想，「不然叫姜棠過來，我看娘這幾天胃口也不好。」

顧見舟點頭道：「也好，我讓露竹去，妳先去旁邊屋裡坐會兒。」

陸錦瑤又拉住顧見舟的袖子，說：「過來了多做一點，讓母親嘗嘗，若是能用得下，就把姜棠留下，宴幾堂離正院又不遠，兩處跑也成。」

顧見舟誠心實意道：「阿瑤，謝謝妳。」

姜棠就說提前備著準沒錯，她和趙大娘包了四十多個餛飩，聽到傳喚，再帶上酸菜魚湯，直接就過去了。

入府至今，姜棠還沒去過正院呢。

永寧侯府占地十幾畝，其他幾處院子四散分部，正院在最中間，呈眾星捧月之姿。

姜棠抱著餛飩，露竹端著魚湯，兩人快步往正院趕，到了廚房立馬煮湯煮餛飩。

從露竹離開正院到陸錦瑤吃上還沒用上兩刻鐘。

總共四十多個餛飩，給陸錦瑤盛了十五個，剩下的按照顧見舟的吩咐端到了正廳。

白色的碗裡面盛著澄亮的薄皮餛飩，顧見舟道：「阿瑤想讓母親嘗嘗，她的丫鬟做菜的確有一手。」

鄭氏聞著味道是有點食慾，等韓氏給她盛了之後道：「你們也都嘗嘗。」

一旁的雲氏笑著道：「我也嘗嘗，到底是什麼神仙滋味，讓弟妹離了這個小廚娘飯都吃不下了。」

餛飩離她最近，雲氏用湯匙舀了一個，元寶型的餛飩，皮煮得透亮，還能看見裡面的蝦仁，湯是奶白色，上面飄了點淡綠色的油花，聞著有股酸辣味，嘴裡都覺得酸酸的。

雲氏小小咬了一口，餡一點都不乾，緊實彈牙，再有湯汁灌進去，鮮而不腥，恨不得把舌頭吞進去。

往常只吃過豬肉餡的餛飩，魚肉餡的卻沒吃過，而且這酸味蓋掉了腥味，一個下肚，感覺才剛剛開胃，只不過這飯是給婆婆的，雲氏不好多吃。

雲氏莞爾一笑，「的確好吃。」

說好吃，但沒人往這碗餛飩上動筷子，鄭氏吃了六個就吃不下了，見狀就說：「是不錯，你們快都尝尝。」

餛飩皮薄餡兒大，她吃六個就飽了，也是因為這陣子吃得少，再好吃的東西一下子也不能吃太猛，要不還能再吃幾個。

顧見舟想起和陸錦瑤商量的事。

「母親，阿瑤記掛您，所以想讓這丫鬟多跑兩趟。」鄭氏一聽剛想拒絕，顧見舟就道：「這也是阿瑤的一片孝心。」

於是鄭氏不再推拒，肚子裡有了東西，臉色看著都好了，「也好，都吃飯吧。」

姜棠在正院的小廚房等著，若是一會兒沒事了她就回去了。

等了差不多兩刻鐘，露竹進來把她叫到一邊，道：「夫人這陣子胃口不好，妳就多跑幾趟。想著妳來回辛苦，少夫人把妳的月錢提到了二等丫鬟的分例，若是這邊有打賞，自己收著，但做任何事前都要記著，妳是宴幾堂的人。」

又升職了。

姜棠腦子裡浮現出這四個大字，雖然還沒變成二等丫鬟，但是月錢和二等丫鬟的一樣，而且這是趕在月中發錢之前說的，也就是說，到月中時她就能拿一兩銀子。

姜棠道：「露竹姊姊，我一定不給宴幾堂丟人的。」

露竹稍微放心了點，姜棠知道她代表的是宴幾堂就行。在正院當差和宴幾堂不一樣，規矩多，若是犯了錯，四少夫人也沒法求情。

姜棠送走露竹後，鄭氏身邊的大丫鬟南雪提了一匣子點心出來。

「姜棠姑娘先回去吧。」

姜棠接過點心，「謝過夫人，夫人可有什麼忌口的，我明早過來。」

南雪道：「夫人不愛吃辣，喜歡清淡的。」

姜棠記下後，蹲身福了一禮，之後就抱著泛著香甜味道的點心離開。

夜色已深，從正院到宴幾堂要一刻鐘。

臨近院子燈光點點，可有院牆擋著也照不到這邊，而路兩邊都是花叢樹枝，到了夜裡鼻尖都是濃郁的花香，偏偏今晚的月亮藏在雲後，姜棠沒有燈籠，只能摸著黑往回走。

姜棠前後瞅了瞅，前面沒人，但後面有一個，就是離得遠看不清面容，於是她想著

可以慢點走，蹭個燈籠光。

這般一想，她就放慢了腳步，等後面燈光打過來她再加快步伐，離遠了就放慢一點。一刻鐘過得也快，很快就到了宴幾堂。

宴幾堂院門前掛著兩個大燈籠，照得前面一片路都是亮的，姜棠剛鬆了口氣，就聽身後一道略微有些熟悉還很好聽的聲音——

「這燈籠如何？」

姜棠下意識答道：「挺好的。」

說完，她回過頭，只見一個穿著墨色長袍的人，上面的金線雲紋在燈光下閃閃發光。面容極好，看著十六七歲，如果今晚有星星，他的眼睛應該比天上的星星還好看，看這打扮，應該是哪個院子的主子。

如今二爺顧見水在外任職，顧見風馬上而立，三房的宴方堂在正院西面，只有五爺住的宴回堂在宴幾堂的東面。

想明白後，姜棠立刻行了一禮，「奴婢見過五爺。」

顧見山眯了一下眼睛，「妳是今天下午那個丫鬟。」

剛才還覺得清冽好聽的聲音現在只覺得像無常索命，姜棠要是知道後面的人是顧見山，她就算一頭栽死也不敢蹭他的燈籠。

在內院少見小廝，除非有急事，而顧見山長年在外身邊又沒丫鬟，所以他只能自己打燈籠回屋。

姜棠支支吾吾道：「……是奴婢。」

顧見山抬了抬手，「起來吧。」

姜棠趕緊站好謝恩，做丫鬟的，最怕的就是被主子為難。

她退到一旁低著頭等顧見山離開，態度恭恭敬敬，任誰都挑不出半分不是來。

可顧見山卻把燈籠往前一遞，姜棠遲疑地抬起頭，「五爺？」這難道是要把燈籠給她？

「打著，給妳打了一路了。」

姜棠哦了一聲，趕緊把燈籠接過來，她一手提著點心一手提著燈籠，走在前面給顧見山引路。

宴回堂和宴幾堂離得並不遠，走路用不了一刻鐘，只是和宴幾堂不同，宴回堂院門的燈籠都暗淡無光，門口只有兩個守門的婆子。

姜棠準備把燈籠交給守門婆子，卻見顧見山揮了揮手，「燈籠拿走。」

她明白了，世家子弟都有潔癖，別人碰過的燈籠不會要，只是以防萬一，她還是問了句，「明日奴婢再把燈籠送過來？」

顧見山一眼瞥過來，眼神有點嚇人。

姜棠立刻明白是什麼意思了，福身行禮，「奴婢告退。」

提著燈籠，前面的一角路都被照亮了，回去的路上一個人沒有，但有燈籠，姜棠平平安安地回來了。

晚上，除了在屋門口守著的半夏佩蘭，其餘人都在耳房。

見姜棠回來，陸英急衝衝站了起來，「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」

姜棠笑著道：「路上黑，走得慢了點。夫人賞的點心，妳們餓不餓，一塊兒吃吧。」

早就餓了，晚上陸錦瑤和顧見舟去正院吃，趙大娘就給她們做了白粥和大鍋菜，正餓著就來點心了。

陸英眼睛一亮，「還是五香居的！這兒最便宜的點心還得一兩銀子呢。」

姜棠道：「夫人近來胃口不好，少夫人就讓我早中晚各過去一趟。因為這個，還把我月銀提到了二等丫鬟的分例。」

白薇托著下巴道：「正院離這兒也就一刻鐘，來回跑是辛苦一些，不過月銀多了。夫人身邊大丫鬟是南雪、南香，都是和善的人，其他人妳也不用多理會，畢竟妳是咱們宴幾堂出去的人。」

就算姜棠是三等丫鬟，但代表的也是陸錦瑤的一片孝心。

白薇一向消息靈通，「夫人口味清淡，在正院做菜雖說是給夫人做，但侯爺在的話也會吃一些。多備著點肯定不會出錯，侯爺沒什麼忌口的，口味重些，喜歡肉菜。」永寧侯早年在西北打仗，現在天下太平，但還保留著行軍打仗的習慣，最愛喝酒吃肉。

要是姜棠自己，肯定不會想到這些。

白薇拿了塊點心放嘴裡咬了一口，五香居的綠豆糕是好吃，「長房那邊常去正院，不過這些人妳不用理會，自然也不會讓妳幫著做什麼東西。要是找妳幫忙，藉口咱們少夫人有孩子耽誤不得。」

姜棠點點頭，月雲幾人本來就是宴幾堂的丫鬟，對這兒的瞭解最多。

月雲道：「管採買的是張管事，馬房帳房、各院的丫鬟管事也要記清了。姜棠，去正院是好事。」

也就是姜棠有做飯的手藝才有這種運道。

反正陸英是覺得挺好，她把嘴裡的蝴蝶酥嚥下去，「需要幫忙就叫我，總不能白吃妳點心。」

姜棠笑著說好，當丫鬟雖然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時候，但是看著宴幾堂的丫鬟，沒有勾心鬥角，感覺也挺自在的。

姜棠道：「妳們先吃，我去小廚房看看，也不知少夫人還吃不吃東西。」

月雲道：「從前妳沒來小廚房的時候，剩什麼東西都是趙大娘自己處置，現在既然妳來了，那些理應有妳一份。」

懷兮隔兩日就出府採買一次，莊子管事隔五日會過來送一趟菜和肉，還有正院時不時就送些時令蔬果魚蝦，但宴幾堂只有兩個主子，這些根本吃不完，很多東西又禁不住久放，尤其天氣越來越熱，雞鴨魚還能養著，豬肉羊肉放個一兩天就會壞。

當然，吃不了的東西不會做給丫鬟吃，都是趙大娘帶走，要不怎麼說小廚房油水多。

現在姜棠在小廚房，還是主廚，就算趙大娘是老人，那姜棠也是能拿一些的。

假如姜棠願意做，她們可以從姜棠這兒買，這種事四少夫人也不會管，再多的，她們還能幫忙賣到別的院子去。

當丫鬟的吃得簡單，只是光白粥、大鍋菜怎麼可能吃得飽，所以無論怎麼說，姜棠去小廚房對她們來說都是大好事。

陸英道：「一份……妳至少能分一半！」

姜棠也希望能分一半，到了小廚房，沒等她主動提，趙大娘就說道——

「姜棠姑娘，妳看這點肉放了一天多了，再放下去就壞了，咱們分分也省得扔了。」看姜棠沒說話，趙大娘繼續道：「還有一斤多羊肉、半斤豬肉、兩根豬脊骨、一尾魚。羊肉價貴些……妳看看喜歡什麼。」

姜棠初來乍到，既然趙大娘說了羊肉價貴，那她拿豬肉好了。

「我要豬肉和豬蹄吧，羊肉和魚您拿著。」

趙大娘四十多歲，孫子都有了，兒子兒媳也是府裡的下人，此刻她笑咪咪道：「正好，我兒媳婦剛生孩子，燉點魚湯補補。」

在小廚房就是有這個好處，趙大娘一家比府裡的其他丫鬟都胖些。

姜棠笑著說好，「我再做些吃的，少夫人想吃就直接煮好了。」

有丫鬟守夜，就做些簡單方便的。

水缸裡還有一尾活蹦亂跳的魚，今天早上送來的新鮮豬肉豬蹄，姜棠打算把豬蹄和豬皮單獨弄出來做豬皮凍，多做幾個灌湯包。

幸而現在天氣沒那麼熱，如果陸錦瑤不吃，那留到明早白薇她們分著吃也好。

趙大娘平日沒什麼事就回去了，如今看姜棠又要做吃的，也不走了，搬了個小板凳在一旁看著，想把姜棠做飯的步驟全記下。

姜棠見狀也不藏私，要是趙大娘問什麼她還會告訴她。

熬豬皮凍的時候姜棠也沒閒著，把下午帶過來的米洗了，豬肉和豬骨先燉一會兒，等會兒做鍋煲仔飯。

又從廚房找了袋黃豆，舀出豆子泡水，準備明兒一早磨豆漿。

等到亥時，灌湯包才包好，趙大娘看完後就拍拍屁股走了。